

秦文化探研

—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

雍际春 赵文博 田佐 南玄子 / 主编

QIN
WENHUA
TANYAN

秦文化探研

— 甘肃秦文化研究会
第二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雍际春 赵文博 田佐 南玄子 / 主编

QIN
WENHUA
TANYAN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秦文化探研：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/ 雍际春等主编. -- 兰州 : 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15. 10

ISBN 978-7-226-04852-8

I. ①秦… II. ①雍… III. ①文化史—中国—先秦时代—文集 IV. ①K220.3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43790 号

出版人：吉西平

责任编辑：肖林霞

封面设计：王林强

秦文化探研：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

雍际春等 主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甘肃北辰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710 毫米×1020 毫米 1/16 印张29.5 插页 2 字数 483 千

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~2 000

ISBN 978-7-226-04852-8 定 价：75.00 元

序

研究会副会长、论文集主编雍际春教授打来电话，让我为《甘肃秦文化研究会第二次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集》写序，实感学术浅薄，难以胜任。我一再推辞，雍教授仍希望接受，只好遵命。

—

来自甘肃、陕西、山东、北京等省、市的 50 余位工作者，包括有高校教授、博导、副教授，文博、考古、文化部门研究员、副研究员，党政机构专家干部，中学教师和民间文化工作者。这就保障了论文的高质量、多样化及集中性。交流的 50 余篇论文，研究今甘肃天水、陇南地区秦国早期(以国都论，是秦嬴至秦襄公；从礼县秦公墓葬说，应止于出子)历史文化的多达近 40 篇。对春秋、战国之秦和秦王朝的文化，亦有文章论及。关于礼县、西和县乞巧风俗的研究，也丰富了秦文化。可谓群贤毕至，礼县生辉！

二

秦史，一般概念上是指秦朝史；春秋、战国时期的秦史，指的是秦国史；秦嬴封国以前的漫长史，则统称为秦早期史或秦人早期史。下边我想根据会议提交的论文(作者均以名字相称)谈一些感受和建议。

1. 关于秦人的祖先问题

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版的老一代史学家的著作，一般认为太昊(又称太昊伏羲氏)、少昊是东方的氏族或部落。郭沫若主编《中国史稿》第一册称二者为东夷部落。改革开放后，在天水的历史文化



研究中,又提出太昊伏羲氏(含女娲氏)故里在天水的学术观点,经26届国内外大小学术讨论会研究,已为大多数人所接受。伏羲氏族部落在由天水地区向东迁徙、繁衍的历程中,后裔遍布于黄河中、下游。根据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《原始社会史》、《先秦民族史》等书所论,黄帝击杀东方部落首领蚩尤,战胜炎帝后,联合少昊部落组成了华夏部落联盟族团,称其四方未融合的氏族或部落族团为“四夷”(北狄、西戎的游牧族团,考古证明是夏末商初才以游牧为生的)。先秦民族学家认为:燧人、伏羲、神农为三皇,也属于后来的华夏族团。这样说来,曾因迁徙于东方(今山东与河南西境)而称东夷的太昊、少昊之远祖也是生于西方天水的太昊伏羲氏和女娲氏的后裔了。林剑鸣著《秦史稿》(1981年出版,台湾后来以《秦史》命名出版),当时也认为秦人祖先伯益是东夷族,由东向西迁徙,再由“西垂”地区东徙,直至秦朝灭亡。拙著《秦人秘史》(1991年出版)上下年限同《秦史稿》,上限则是从伯益起逐代叙述,结合文物材料较多。现在看来,秦人的远祖应是生于天水的太昊伏羲氏和女娲氏了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又说伯益为颛顼帝后裔女脩所生,自然应是华夏族人。赵逵夫《因地蓄锐 秦人发祥于陇南》云:“学者们根据秦人以鸟、凤凰为图腾,推断秦人本是少昊族,属东夷,其中一支很早就迁至陇坻以西。”又说:“关于秦人最早至西汉水上游的时间,我省历史学家祝中熹先生认为应在尧舜时代。《尚书·尧典》中说帝尧曾经命羲仲、羲叔、和仲、和叔分别到东、南、西、北极远之地的观测点(所谓‘四极’)测定节气,‘分命和仲,宅西,曰昧谷,寅饯纳日,平秩西成’。意思是说,命和仲在西方的昧谷,恭敬地迎送落日,辨别测定太阳西落的时刻。”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:商代晚期嬴姓中潏族军西进,为王朝保“西垂”。秦人远、近祖先如何界定?秦人何时到达陇西(西犬丘、西垂),都需要再做进一步研究,来得出客观、公正的结论。

2. 汉渭文化圈学术观点新颖

商朝晚期奉命到“西垂”守边的中潏族军、周共王时期由赵城

(在今山西洪洞县)迁于西犬丘的赵大骆及非子族人,从渭水中游到达上游,经实地调查,我倾向于是沿千河(今陕西千阳县)到达陇县,之后进入今甘肃清水县,不同时期、不同地位的秦族人,在发展过程中,占有今天水市和陇南市礼县、西和。对这一地区秦文化的论述,怎样进行科学概括呢?祝中熹《嬴秦对汉渭文化圈的历史影响》中说:“汉渭文化圈”是“笔者近些年来综合研究了甘肃东部上古历史,新提出来的一个人文地理概念。具体指以陇山为依托,以今天水市为中心,汉水和渭水上流邻侧密布的那片地域。”这一文化圈不仅概括了“秦”、“西垂”(犬丘)的地域,而且概括了今天水市和陇南市秦公重要陵墓区以及商代为殷守“西垂”的嬴姓族军及其后裔生存地。他又指出:“嬴秦在生产形态上的示范、引领效应,奠定了汉渭文化圈经济昌盛的基础;嬴秦在行政方面的制度、措施,将汉渭文化圈纳入了统一的管理系统;嬴秦在民族关系上的方针、谋略,加速了多元民族的涵化和融合”。“经过嬴秦近千年的经营管理,汉渭文化圈已和华夏中心地区联结成血肉难分的共生体。”这一研究成果是具有开拓性和纲领性的。

3. 对以秦亭为中心的秦人研究

传统观点是周孝王封的秦嬴(非子)附庸国邑城在秦亭(今甘肃清水、张家川两县交界地),大骆嫡子成居于“西垂宫”。陇南市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发现后,研究重点也随之移于此处。

研究渭水上游地区的秦文章,有温小牛《甘肃清水秦文化三题》、温虎林《甘谷毛家坪遗址与秦文化研究的新认识》。前者说的是周朝中后期迁入的大骆、非子族;后者从甘谷毛家坪近三年200余座墓葬的发掘,文物的出土,证明秦人的确曾迁于此(早至西周早期)。他同意清华简《系年》之说,认为周成王时期将灭国的“商奄之民”西迁到了朱圉山(今甘谷县南)。牛勃《秦置冀县原因与朱圉名起源探》、裴应东《华夏首县——冀县新考》,对毛家坪遗址的考古发现、朱圉山的地望、商奄人的迁入等,也予以了分析。刘光华《重新认识



甘肃历史的两点想法》，论证了朱圉的今地望和周初迁商盍之民与此。李清凌《辩证地认识秦族起源问题》，以《史记·秦本纪》研究了秦人的世系，认为非子封于秦亭。蒲向明《从睡简〈田书·马裸篇〉看非子始封奉亭》说：“自汉以来至 20 世纪 50 年代，非子封地在清水县并无多大异议。”

4. 赞同秦人兴起于西汉水上游之说

史学界考古工作者在西汉水上游发现秦国初期墓地后，注意力才由“秦亭”及其四周地区转向陇南礼县。马建营《试析秦人西垂建国的历史动因》中说：“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，随着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的发现，西垂具体地望在国内再次兴起了研究热，绵延至今。具有重要影响且考证出明确地点的有五说，即礼县红河镇岳费家庄地带说；礼县盐官镇东南西汉水南岸说；大堡子山秦公墓西南的赵坪说。上述五说，笔者曾撰文《秦西垂都邑故址考述》，坚持认为礼县永兴镇赵坪遗址即西垂都邑故址。”他对西汉水、渭水上游地区的考古发掘情况，出土文物等做了较为全面、系统的论述。他还提出了秦人在“西垂”地区兴起、发展的原因。对秦早期文化和陇右历史地理研究颇深的雍际春同志，又发表了《论秦人早期青铜器与秦系文字的形成》论文。余永红《礼县秦早期青铜器中虎的形式特征及内在含义》认为：“这些系列铜虎应是秦人崇虎的集中反映。其中‘群虎’是秦人激励民族精神、凝聚族群意志的一种氏族文化符号，‘回首虎’则传达了秦人缅怀祖先、向往东方故地的族群意识。”刘吉平首次对西汉水流域秦早期美术文化进行了研究和分类；陈建荣认为盐关镇是陇南重镇，是西和、礼县的东大门，商周时期为“西垂”的中心属地。赵逵夫、黄英、袁智慧、魏旭、魏泽民等的文章，从不用角度、不同方面对礼县、西和县的乞巧节进行了研究，溯源至秦人始祖女脩。正如袁智慧《西和县、礼县乞巧民俗与西垂秦文化关系探析》说：“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约在春秋时期，乞巧活动的形成约在东汉。至于乞巧风俗起源地和起源内容，据赵逵夫先生考

证,乞巧风俗中所崇拜的女神——织女,由秦人先祖中善于织布的女脩演变而来”。牛郎织女故事与周、秦文化有关。周人先祖居住在陇东高原和陕西中部,秦先祖居住在陇山东西,周、秦文化在陕甘交界的陇山地区融合而形成牛郎织女的故事。乞巧风俗主要崇拜织女,反映女人的活动,是中国古代农耕时代男耕女织生活中女织文化的反映。秦人早期居住的中心地域为西犬丘、西垂,即今西汉水上游地区的陇南市北部西和、礼县和天水市东南部,这一带应是乞巧风俗的起源地。关于乞巧风俗的内容和形式,不多叙。

5. 学术气氛活跃

学术研究是在对资料钻研和争论中前进的,尤其是考古新发现对学术深入探讨起的作用更大。李清凌的文章说:“秦族的起源是秦史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,学界对其研究已近百年,成果颇丰。但从方法论角度看,许多学者似仍只关注其间的一段历史,而重视对象的整体性、联系性、发展性不够。”他列出了从黄帝至秦始皇的世系。王兴尚以《论早期秦国责任伦理观》为题,指出“当周王室东迁,京畿之地的贵族重臣埋下祖传重宝纷纷逃跑的时候,秦襄公却出兵勤王,秦人义无反顾地承担了保卫西部边疆的历史责任。”“这种责任伦理观作为起支配作用的伦理原则,影响了早期秦国的国家战略及国家行为。”田佐对史前传说时期、殷商时期、周初时期、始国时期,亦即从颛顼至襄公的代系进行了逐个研究,解读了不同阶段的名称的含义。宋继荣等以较长的篇幅探讨了“嬴秦人的图腾文化”(即凤凰的由来)。边强以大量的考古材料论述了“姜戎氏狄部族和秦人的犬崇拜”。尉博博《秦人崛起轨迹的哲学考察》认为:“纵观秦人崛起的历程,是落后战胜先进,野蛮战胜文明的历史。以哲学的术语言之,是二律背反的历史。”独小川对秦早期文明进行了研究和归类。安奇贤以“混融而开放的邦交思维、开阔而清晰的邦交思路、以尚武为主的邦交手段,概括了秦早期的邦交思想和手段,许卫红对甘肃礼县鸾亭山等地出土的玉人研究后认为:“此类



玉人代表的不仅是人殉和人牺，而与巫祝有关，取招引侯神之意，带有暴巫、焚巫陋习的遗存。”王辉《一粟居读简记(六)》，对上博楚竹书的“豫绞”的读音和含义；清华楚简《系年》中商奄、朱圉山、秦袁公等名称谈了自己的认识和见解。高天右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关注秦嬴立国史，后又关注考古和收藏。从政后治学不辍，在《秦国“宫”字纹金、铜箔饰片考释——兼与韩伟、祝中熹先生商榷》中说：“随着20世纪末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先公墓群的盗掘、发现，秦国早期史神秘的面纱被逐步揭开。但许多问题至今悬而未决，本文通过对以往专家所命名、认定的所谓‘口唇纹金、铜箔饰片’的细致考察和精心研究，石破天惊地提出了：二十年来专家所谓‘口唇纹金、铜箔饰片’，金、铜饰片分别出土于礼县大堡子山秦国先公墓群之M2、M3，是人们苦苦寻找、研判‘西垂宫’的性质和具体地址提供了实物依据和新线索，是对秦国文物和早期秦国史研究的新贡献。”

6. 论文涉及时空相当长

从地域和时空方面看，还涉及到全国和秦朝。延娟芹《石鼓文与田猎文学的发展》，多认为是秦文公时期刻制，在今陕西宝鸡市石鼓山。田亚岐山之文写的是秦德公迁都雍（今陕西凤翔）之事。马世年之文，写的是战国秦王政时期韩非入秦遇害之事。杨玲之文叙述的是秦始皇石刻（在今山东）反映其接受法家思想的情况。王子今《秦始皇二十七年西巡考议》说：“秦始皇二十七年（前220年）‘陇西、北地，出鸡头山，过回中’，开始了其政治生涯中频繁出行的历程。这也是秦始皇出巡经历中唯一一次西巡。陇西、北地之行，可以看做西抚西土的政治行为，应当也有礼敬西地先祖遗迹的传统祀所的内容。秦统一进程中，正确的西部战略发挥了重要作用。此行或许也有对这一成功进行总结性纪念的意义。此次出巡后秦始皇宣布‘治驰道’，因而开启了全国交通建设的宏大工程。这一决策应当与出巡中的交通体验有关。”张土伟等，还专题对“秦俑服装”进行了讨论、介绍（对于只有标题的文章从略）。

三

甘肃秦文化研究会成立以来,在社会各界的重视、支持下,老、中、青专家、学者积极参与,潜心研究,除出版论文集外,有的著名专家还出版了专著,秦国早期文化也成为甘肃“五大文化”之一,也为中国先秦史学界所注目。为了使西汉水与渭水上游(即汉渭文化圈)秦国早期文化,乃至秦国文公后至秦朝时期甘肃文化的研究更加深入,谨向研究会和专家、学者提些建议。

1. 秦文化研究的范畴

作为地方(县、市、省)性研究会,研究范畴自然与国家级学会或研究会有所区别。甘肃秦文化研究会从目前研究看,基本上是“汉渭文化圈”之秦人秦附庸国至诸侯国的范畴(秦武公设邽、冀县已涉及)。武公后至秦朝时期今甘肃辖区的文化研究与否?恭请研究会诸位领导斟酌。

2. 秦人远祖及近祖先的追寻

前边我已提到,既然“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”经过 20 多年的研究,与会专家、学者大都赞同太昊伏羲氏为“人文始祖”。其氏族部落(含女娲部落)由西向东迁徙和发展,下传 16 或 18 代至炎帝、黄帝,一脉相承。黄帝又称“人文始祖”,和炎帝、太昊后裔部落组成了华夏部落联盟最高军事民主集团。黄帝之孙颛顼又是女脩祖先,是否可称太昊伏羲氏为秦人远祖先,颛顼为近祖先,属于华夏族团,请专家考虑。

3. 学会研究力量需要增强

中华伏羲文化研究会举办的研讨会,我参加的次数较多。甘肃秦文化研究会、甘肃轩辕文化研究会举办的学术研讨会,我均仅参加一次,感到力量较弱,尤其是先秦史专家、学者较少。建议条件许可时,可与中国先秦史学会联合举办一次大型学术研讨会,以提高天水、陇南的知名度。还建议学会能办一个不定期的刊物,扩大交流。

4. 处理好地方与全局的关系

改革开放以来,我参加过不少地方性质的学术研讨会,总的印



象就是特别夸大局部的重要和地位，也是“人情”所致。这一现象不仅对学术研究不利，也对真正提高与当地的地位不利。尤其是先秦史的研究，我们常说要文献与考古材料相结合，史实与传说相结合，求真去伪。秦史的研究文献虽多，但司马迁《史记》的《秦本纪》、《秦始皇本纪》，显得尤为重要。如“汧渭之会”的地点有几种说法，但都不出千河和渭河交汇的地区。近年考古工作者在陕西宝鸡市陈仓区魏家营村发现了邑城遗址，出土了秦国初期文物。

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非子封国的邑城在秦亭。浏览会议文章中发现，有的作者为否定这一说法，说孝王封非子于“汧渭之会”，显然不太合适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说武王伐纣时，飞廉率军镇守北方，急率军南返，行至霍太山（今山西霍州市北）时，闻纣王已被杀，遂自杀于霍太山。周成王即位后，嬴姓商奄小国（非秦国）响应武庚而叛乱。周公大军灭奄后，迁其君于薄姑（今山东淄博）。清华楚简《系年》则说飞廉煽动商盍（奄）叛乱，灭国后迁于朱圉山。将商奄判定为秦人之先，显然不够确切。我建议有关作者能细读王辉《一粟居读简记（六）》。商朝晚期中潏族军进入“西垂”的路线，应是先由千河北西北行，进入今清水县后逐步徙入汉水上游，大骆、非子父子族在周中期进入“西垂”的路线大体如此。学术观点不同是自然的事，但作为一个地方学会，在主要的学术观点方面，需要有一个多数学者赞同的观点。如天水是伏羲氏故里，清水县是轩辕故里，就是参加学术研讨会大多数专家、学者的认识和观点。

以上所述，不确之处请多参加批评和指正。是为《序》。

杨东晨

2015年7月18日于古都西安

目 录

Contents

秦始皇二十七年西巡考议	王子今 (001)
嬴秦对汉渭文化圈的历史影响	祝中熹 (009)
重新认识甘肃历史的两点想法	刘光华 (030)
因地蓄锐 秦人发祥于陇南	赵逵夫 (034)
秦皇汉武巡幸陇右地名路线考释	刘 满 (040)
论秦人早期青铜器与秦系文字的形成	雍际春 周晓聪 (064)
辩证地认识秦族起源的问题	李清凌 (070)
论早期秦国责任伦理观	王兴尚 (080)
《水经注》与礼县历史	刘光华 (090)
秦朝“书同文字”浅议	柳明瑞 (095)
从首领名字看不同时期嬴秦民族的崇拜物和首领政治角色	田 佐 (107)
韩非使秦与秦、韩外交关系的终结	马世年 (119)
秦的礼乐文化与“德”的观念	田延峰 (133)
羌戎氏狄部族和秦人的犬崇拜	边 强 (139)
试论秦始皇的东方情结	尹承乾 (154)
试析秦人西垂建国的历史动因	马建营 (162)
秦早期邦交思想研究	安奇贤 (173)
嬴秦人的图腾文化	宋继荣 宋 华 (181)

秦早期文明概论	独小川	(206)
试说秦人葬圭习俗的文化渊源	祝中熹	(214)
秦都雍城自“城堑河濒”至“悼公二年城雍”的考古学观察	田亚岐	(230)
礼县秦文化遗存及相关问题探讨	侯宏伟	(233)
再论甘肃礼县鸾亭山等地出土玉人	许卫红	(242)
一粟居读简记(六)	王 辉	(253)
对秦“咸阳宫”、“阿房宫”的误判应正名	王学理	(261)
从睡简《日书·马裸篇》看非子始封秦亭	蒲向明	(277)
秦、汉西畤对比研究	王志友 刘春华	(285)
黄渚关太山岩画及相关遗迹考证	蔡副全	(301)
礼县秦早期青铜器中虎的形式特征及内在含义	余永红	(312)
从秦代刻石文看秦始皇对法家思想的接受与发展	杨 玲	(324)
石鼓文与田猎文学的发展	延娟芹	(337)
天水赵氏肇始地望考释	赵琪伟	(347)
秦国“宫”字纹金、铜箔饰片考释	高天佑	(353)
西汉水流域秦早期美术文化研究述论	刘吉平	(369)
甘谷毛家坪遗址与秦文化研究的新认识	温虎林	(376)
秦置冀县原因与朱圉名起初探	牛 勃	(382)
“华夏首县”——冀县新考	裴应东	(387)
甘肃清水秦文化三题	温小牛	(393)
秦人的大交通意识奠定了国家大统一基础	魏建军	(397)
嬴秦发祥盐井考	陈建荣	(406)
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	赵逵夫	(412)
秦戎文化杂交混生的活态例证	黄 英	(424)
略论西和、礼县乞巧的形式及文化内涵	魏 旭	(430)
西和县、礼县乞巧民俗与西垂秦文化关系探析	袁智慧	(434)
说春与春倌考	彭战获	(439)
从西礼乞巧风俗看秦人早期的崇拜与信仰	魏泽民	(453)

秦始皇二十七年西巡考议

王子今

据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记述，“二十七年，始皇巡陇西、北地，出鸡头山，过回中。”这是秦实现统一之后秦始皇第一次出巡。此后秦始皇又四次出巡，均前往东方海滨。秦始皇二十七年（前220年）“巡陇西、北地，出鸡头山，过回中”之行的目的和作用值得分析。对于秦帝国的行政史和交通史，秦始皇此次出巡均有重要的意义。

一、咸阳—雍交通的延伸

《史记》卷六八《商君列传》记载，秦孝公任用商鞅主持变法，“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，秦自雍徙都之。”是为改革运动中的重要措施。^①然而，雍虽然不再作为秦都，除宗庙所在外，“雍有日、月、参、辰、南北斗、荧惑、太白、岁星、填星、辰星、二十八宿、风伯、雨师、四海、九臣、十四臣、诸布、诸严、诸遂之属，百

基金项目：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（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）项目“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”（10XNL001）成果。

^①参看王子今：《秦定都咸阳的生态地理学与经济地理学分析》，《人文杂志》2003年第5期；《从雍城到咸阳：秦国成就统一大业的经济动力》，《国家人文地理》2009年第9期；《从鸡峰到凤台：周秦时期关中经济重心的移动》，《咸阳师范学院学报》2010年第3期。



有余庙。”^①仍然据有祭祀重心的地位。秦国国君往往频繁往来咸阳与雍之间。

秦始皇本人也是如此。著名的蕲年宫之变，即发生于咸阳—雍两地之间。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：“九年……四月，上宿雍。己酉，王冠，带剑。长信侯毐作乱而觉，矫王御玺及太后玺以发县卒及卫卒、官骑、戎翟君公、舍人，将欲攻蕲年宫为乱。王知之，令相国昌平君、昌文君发卒攻毐。战咸阳，斩首数百，皆拜爵，及宦者皆在战中，亦拜爵一级。毐等败走。即令国中：有生得毐，赐钱百万；杀之，五十万。尽得毐等。”秦王政十年（前233），相国吕不韦免。嬴政全面把握了国家权力。随即又有一次咸阳—雍的交通行为：“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阳，复居甘泉宫。”

秦始皇二十七年（前220年）“巡陇西、北地，出鸡头山，过回中”，可以理解为咸阳—雍交通的向西延伸。

这一研究方向，有明显的追溯秦由西而东迁徙旧迹的意图。

二、西抚西土

秦始皇二十八年（前219年）始皇巡行东方，来到海滨。《史记》卷六《秦始皇本纪》记载：“南登琅邪，大乐之，留三月。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，复十二岁。作琅邪台，立石刻，颂秦德，明得意。”琅琊刻石写道：

维二十八年，皇帝作始。端平法度，万物之纪。以明人事，合同父子。圣智仁义，显白道理。东抚东土，以省卒士。事已大毕，乃临于海。皇帝之功，劝劳本事。上农除末，黔首是富。普天之下，抟心揖志。器械一量，同书文字。日月所照，舟舆所载。皆终其命，莫不得意。应时动事，是维皇帝。匡饬异俗，陵水经地。忧恤黔首，朝夕不懈。

其中“东抚东土，以省卒士”，陈明了秦始皇东巡的行政任务。

^①《史记》卷二八《封禅书》。雍地作为信仰中心，据说有更悠久的传统。《封禅书》记载：“自未作鄜畤也，而雍旁故有吴阳武畤，雍东有好畤，皆废无祠。或曰：‘自古以雍州积高，神明之隩，故立畤郊上帝，诸神祠皆聚云。盖黄帝时尝用事，虽晚周亦郊焉。’”其地位的空前上升，则由自定都于雍后秦人的经营：“作鄜畤后七十八年，秦德公既立，卜居雍，‘后子孙饮马于河’，遂都雍。雍之诸祠自此兴。用三百牢于鄜畤。作伏祠。磔狗邑四门，以御蛊薦。”参看王子今：《秦德公“磔狗邑四门”宗教文化意义试说》，《中国文化》总第12期；《论秦汉雍地诸畤中的炎帝之祠》，《文博》，2005年第5期。

秦始皇二十七年(前220年)始皇“巡陇西、北地，出鸡头山，过回中”，在某种意义上其实也可以看作“西抚西土”的举动。

在统一之后，次年即西巡，体现了对秦国文化发祥地及统一战争中基本根据地的重视。《汉书》卷五二《韩安国传》载王恢曰：“昔秦缪公都雍，地方三百里，知时宜之变，攻取西戎，辟地千里，并国十四，陇西、北地是也。”《汉书》卷九四《匈奴传上》：“秦昭王时，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，有二子。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，遂起兵伐灭义渠。于是秦有陇西、北地、上郡，筑长城以拒胡。”

按照《史记》卷一二九《货殖列传》表达的经济地理学理念，“陇西、北地”与关中同属于一个经济区：“天水、陇西、北地、上郡与关中同俗，然西有羌中之利，北有戎翟之畜，畜牧为天下饶。然地亦穷险，唯京师要其道。”张家山汉简《二年律令》相关内容显示的“大关中”的区域观念，也是将“陇西、北地”看作“关中”的共同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构成的。^①

三、西县：秦之旧都

“始皇巡陇西、北地，出鸡头山，过回中”的表述很可能直接体现了出巡路线。即：陇西—北地—鸡头山—回中。

值得特别注意的，是近年考古学者发现比较集中秦的早期遗迹的甘肃甘谷、清水、天水等地，皆属于陇西郡。

正是在这里，秦文化得到良好的发育条件。^②秦人团结奋起成就的政治实体迅速崛起，逐渐向东发展，最终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。

在《史记》卷二八《封禅书》记载作为祭祀中心的雍地有“百有余庙”之后，又写道：

西亦有数十祠。

司马贞《索隐》：

西即陇西之西县，秦之旧都，故有祠焉。

^①参看王子今：《秦汉区域地理学的“大关中”概念》，《人文杂志》，2003年第1期。

^②王国维：《秦都邑考》，《观堂集林》卷一二；李学勤：《秦国发祥地》，《缀古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98年10月版，第93~96页；雍际春：《秦人早期都邑西垂考》，《天水行政学院学报》，2000年第4期；徐日辉：《甘肃东部秦早期文化的新认识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2001年第3期；张天恩：《试说秦西山陵区的相关问题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，2003年第3期。



甘肃礼县发掘的祀所遗址，有的至西汉初期仍然进行着祭祀活动。^①秦始皇二十七年西巡，应当视察了“秦之旧都”与故祠。

人们熟知取得政治成功之后，汉高祖刘邦和汉光武帝刘秀“还归”“故乡”的生动故事。《史记》卷八《高祖本纪》：“高祖还归，过沛，留。置酒沛宫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，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，教之歌。酒酣，高祖击筑，自为歌诗曰：‘大风起兮云飞扬，威加海内兮归故乡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’令儿皆和习之。高祖乃起舞，慷慨伤怀，泣数行下。谓沛父兄曰：‘游子悲故乡。吾虽都关中，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。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，遂有天下，其以沛为朕汤沐邑，复其民，世世无有所与。’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驩，道旧故为笑乐。”^②《后汉书》卷一《光武帝纪·下》：“（建武十七年冬十月）甲申，幸章陵。脩园庙，祠旧宅，观田庐，置酒作乐，赏赐。时宗室诸母因酣悦，相与语曰：‘文叔少时谨信，与人不欵曲，唯直柔耳。今乃能如此！’帝闻之，大笑曰：‘吾理天下，亦欲以柔道行之。’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。有五凤皇见于颍川之郏县。”^③刘邦的“伤怀”，刘秀的“大笑”，都表达了对于“故乡”的特殊情感。沛对于刘邦，章陵对于刘秀，只是他们家族的居地、个人的“故乡”。而陇西西县之于秦始皇嬴政，则是秦人东向进取的精神原点，是秦整个部族的“故乡”。实现统一之后，秦始皇来到这里，不可能不产生强烈的心理冲动。

刘秀曾经往关中拜谒高庙，祭祀先帝之陵。“（建武）六年夏四月丙子，幸长安，始谒高庙，遂有事十一陵。”^④在“有数十祠”的陇西西县，秦始皇也必然

^① 梁云：《对鸾亭山祭祀遗址的初步认识》，《中国历史文物》2005年第5期；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中国国家博物馆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、陕西省考古研究院、西北大学文博学院编著：《西汉水上游考古调查报告》，文物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290~291页。

^② 《史记》卷八《高祖本纪》又记载：“十余日，高祖欲去，沛父兄固请留高祖。高祖曰：‘吾人众多，父兄不能给。’乃去。沛中空县皆之邑西献。高祖复留止，张饮三日。沛父兄皆顿首曰：‘沛幸得复，丰未复，唯陛下哀怜之。’高祖曰：‘丰吾所生长，极不忘耳，吾特为其以雍齿故反我为魏。’沛父兄固请，乃并复丰，比沛。于是拜沛侯刘濞为吴王。”

^③ 《后汉书》卷一《光武帝纪·下》还记述：“（建武十九年）秋九月，南巡狩。壬申，幸南阳，进幸汝南南顿县舍，置酒会，赐吏人，复南顿田租岁。父老前叩头言：‘皇考居此日久，陛下识知寺舍，每来辄加厚恩，愿赐复十年。’帝曰：‘天下重器，常恐不任，日复一日，安敢远期十岁乎？’吏人又言：‘陛下实惜之，何言谦也？’帝大笑，复增一岁。”

^④ 《后汉书》卷一《光武帝纪·下》。李贤注：“有事谓祭也。《左传》曰：‘有事于太庙。’高祖长陵，惠帝安陵，文帝霸陵，景帝阳陵，武帝茂陵，昭帝平陵，宣帝杜陵，元帝渭陵，成帝延陵，哀帝义陵，平帝康陵。”